



槐軒小草

在平王曰高北山著

燭花記

遊南園記

丙申春記

東齋月坐

清暑筆譚

月夜記興

詠談偶筆

李笠鴻資治新書序

賀董甥入庠序

漫興

述舊

秋日志懷

槐軒詩話

書冊府元龜跋

偶語漫錄

附

穎白賀序

詩文題詞

傳跋

韓夫子札

書跋



魏軒雜著序



吾人生平不無可喜可愕可悲可歌之事然皆
事至則動境過則忘若夫舉事之可喜可愕可
泣可歌者一一筆之於書筆於書矣而使讀其
書者亦若有可喜可愕可泣可歌之狀在其目
前此非胸饒逸致中有閒情者不能吾北山僊
才寄情物外猶憶教習堂上吾儕三十五人讀
滿書十二字母無不埋頭譯本苦志揣摩有兩
年兄雖寓意是書而猶以其餘肆力於詩古文

引序
辭凡遇一晴一雨一花一石輒爲之品題吟咏
則吳子默巖王子北山默巖以假歸北山且官
給諫矣夫居得言之地人情酬應不遑寧處而
北山之官給諫一如其官庶吉時有歷必紀有
感必書所集詩古文中有雜著一編則北山往
年日記也其中可喜可愕可泣可歌之狀抒寫
盡致而所載春秋兩闕前後事尤詳使讀者展
卷躍然神飛色動北山豈以此鳴得意哉雖
北山今官給諫矣凡可喜可愕可泣可歌之事

其見之於一人一物一時者猶小而推而及之
天下則所爲可喜可愕可泣可歌者豈特一人
之升沉一物之消長一時之榮遇足以謝吾責
畢吾懷鄒汝愚先生領四川鄉試第一郡人聚
觀會江門外先生馬上口占曰龍泉菴上苦書
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鄉人何
用太相驚繇斯以推吾北山素以天下自任者
今且以往年之紀一人一物一時所遇者出而
舉天下可喜可愕可泣可歌之狀日書一則日

繪一圖告我

后而福蒼生北山何多讓哉而吾猶斤斤然以北
山僊才爲寄情物外也者亦小之乎視北山矣

廬陵同學弟張貞生拜書

燭花記

歲在甲午歲上朔旬蓮藥遞敷八日丙寅向曉
拉曳生及季話月是宵也玉宇皎然銀漢爲昭
印瞻碧空自榆歷歷睨彼玉盤桂影團圓率爾
成歌臨風自舞期以月落告散而踰晷未已墻
影橫低繼之以燭布寅花根紅粧轉靚翠眉丹
頰少年不如綠髮紫裾佳人何似偶余注盼繪
圖在壁石丞難工長康未悉迺覘其荷荷影參
差盡圓如掌或大如盎中有數蒂含芳未吐當

戶映簾流冰。蘼蕪迺覘其榴枯枝蕭蕭瘦影橫。
窗如梅在隅下有小卉宛若牡丹數萼分葩寔
均且宜安得一鳥來鳴其裏迺覘其薜葉大如
蕉亭亭幹植以歧以翹爲類頗繁四壁多有隨
在呈形各肖其質憐余微卉忽生異彩迺覘其
竹竹影離離侵壁滅形叢密如煙宗測筆妙飾
窗誰寫子猷狂發清嘯對此迺覘其榆垂條差
差丹桂在端缺玉兔兒何物匪材亦獲嘉錫迺
覘其花花有鳳儼朱粉數種綉錯列碁移燈近

翫玉顏來闕迺覘其草草雜萸稗枝葉紛披芝
蘭當壚憐爾小草亦蒙寵異迺覘其槐有葉蔚
然廻青不去若倩人憐唯我多情於爾有焉影
入櫺宇枝上櫳欄望望何極此心恚然爰爲興
曰佳辰難再爲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
也同氣諸子幾人知此非余與余誰與爲侶昔
在謝瞻聞鼓遶贊愷之忘疲苦吟達旦耳屬于
垣誰解此癡小人承之或鼓或罷它人聞此將
信將疑東坡居士曰祇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

燭照紅粧雖端爲海棠而詠以移今夕可爲寶
錄聊粗述之以俟異日

遊南園記

僦居郡郊一春無佳游春去之二日同人汶淵
過余坐談及野外可遊遂相與策騎南苑過耿
生門使使叩之返騎遣迎之入自菁園之東隅
望淨業林有版築者陟自土岡柳花飛墜如雪
眺望良久乃下遵河干微步柳蔭下款語把袂
行行至廢臺減衣登焉拂地而坐數枰環圍亦
如翠幃憶昔盛時固當經此而境以人勝增修
亦未晚也頃焉望有緇冠禪衣乘馬而來者則

隱之也舉手相招躋自臺西址散語又移時廼
降而南步入澗園憇梨蔭下索梯攀老桑登小
閣少爲豁眸二客不能從也唯有村道隨余念
主人之已遠憐勝地之不常遙矚山光近俯河
帶心焉注之頃之乃下復步南菴則少疲欲憇
解衣盤礴待酤曲肱耽戀移時返步則酤顏映
日輕裾入風把臂微行安步當車避人入市復
登河展閣爲思當雨時應有別觀惜今日無過
舟點綴少辜人意又踰數峯廼北歸分袂橋畔

獨騎歸來不覺倦體之欲眠也詰朝濃露食後
微雨漸盈爲憶去年燕邸時數日間細雨潤新
花丁香凝露芍藥靚粧花氣滿室襲人袂袂此
時居此較昔孰勝問之室人俛而不答遂援毫
而識之是日辛亥也

丙申春記

入春集得唐律百餘首梅花詩亦百有餘首甫
能成帙頗自快也居郡中向人借書稍便昔所
願見而不可得者今一見之如晤快士如親良
友千里聞聲相思一旦握手喜可知也如求水
火無弗與者不似白鏹之吝予又一快也今旣
脫然於八比之累乘暇則與古人作對差足自
慰獨恨負才有限未能分古人之萬一千倍其
功是可惜爾然能以治制業之心力而攻治于

丙申春記
斯諒可積參奏績尺寸皆得何必擁書萬卷然後自命專城也哉

真讀書人語○陳大士作家傳自述幼時居
邵武山中讀書光景與此篇髣髴

阮亭

東坐月坐

癸巳中元日集詩終夕向暮步東齋時月將升
微雲時護而雷聲隱隱自西北來恐其雨也借
季坐檐間頃之命小酌聊以佐頻少焉豐隆汜
濫纖阿匿光使人惋惜旣而蟾影漸露雲峰中
一鸞秋光偏起斜巒正可增興數倍俄而清風
間作暗空盡徹轉睫而雲師捲旆矣相與起舞
稱快興復欲狂披衣堅坐從容談咏憶牛渚之
清嘯追赤壁之豪遊人生似此何可多得也語

居鄉則睦族恤義可效鄭石之遺風話往事則
世味人情可作馮誰之冷觀評古詩則陶韓供
其揚摧論雜劇則貞姪從其品騷懷友誼則故
人切秋水之思溯夙心則西方有榛苓之嘆思
及身後則不朽無如著述慮善平生則明哲唯
井放廢仰看桂影不辨蟾蜍之何似傾聽蒼吟
如聞笙簫之洗耳清會無窮戀不忍釋月斜乃
散清輝燭地蒼頭循徑褰衣歸來而日滿前溪
矣

消暑筆譚

世多言貴賤惟居寒有間所以禦之者異至于
暑雖至貴無以異賤非特無異而已觸熱趨事
負擔徒行賤者之常不以爲甚苦而王公大人
高居深屋交扇環繞猶以爲未足則無往而不
病熱予驗其語良然頃者以事如郡冒暑而行
行則汗交頤下十步之內遇一蔭則必息焉息
則涼風時至洒然可人而心中之熱以解少焉
復行行則汗顏如前因思昨昔坐靜室俯清簟
清暑筆譚

袒跣操几以銷永日非此身也歟哉今若此何
勞逸之大懸也轉思夫田間作者病于夏畦汗
滴禾土猶屬屬不休其與我勞逸又當何如也
天下唯一意讀書人方能享有暑日之樂蓋胸
無他慮已無煩燥而又室無長物不過牙齦數
卷筆研數事而已虛則生涼亦其勢也時展一
編有所會意則欣然忘疲間咏古吹竹詞賦等
篇則冗悶可蠲雖至苦猶將自遣而況若其至
逸乎稍倦則臥起如意安知門以外觸熱趨事

負擔徒行者之爲甚苦也哉嗚乎九衢塵裡衣
冠裂汗勞勞政事堂卽退食不遑自逸此時而
曰交扇未足誠哉其未足也但人生清福不可
多受有其甚逸則必有其甚勞有其至樂則必
有其至苦乃勞且苦者習之則不覺而逸且樂
者一旦當之遂以爲殊大不堪也予生也晚不
能及家之盛時又不及親之富年甫成童
而失所怙旣詒我以所勞矣幸有代其勩者使
余得優游書舍歷八九載去年著衡門篇時胸

中脫然了無一慮豈非怡情之極生平之快事也哉俄而變生不意淪胥至今蔽芾其樗心嘗不自安豈復能續前歡追往日也噫古人勤業率有刺股和丸以憤志者今正當引以爲鑒尚敢媮語逸樂耶遇伏日午食來坐北牖下驀然有感乃述其嚮邇之情而繼之以辭曰

鑠石流金日默默寡所交讀書松舍幽暫覺塵慮遙引頸想舊好空言釋煩焦憂深情自切欲訖意已消兀然坐北牖晞髮向清颺劬勞慙襟

緝探德報瓊瑤勉學歷昏且長歌激雲霄一展今日誠願無忘以要

已丑六月二日庚寅識于相齊

丁酉六月二日與賓滿平時

今日歸願無志八更

歸願無志八更

月夜記興

歲在丁酉長至之夜寒風初收霽月皎然庭雪
空明上下一色偶出仰頰顧而樂之迺襲褐
載貂珥招釣侄於書窓偕遊於後園僮之從者
二人一執簾除雪一攜爐篋簪入園則踏荒徑
傍萎藹而諦觀之慨未及當晝一眠也稍北則
宿莽蕪穢不可容足乃循牆走見歸所植菊皆
爲枯薪何自初開日重九與友人摘以泛觴後
竟不獲再一晤也事擾人耶人自擾之耳丁亥

菊月是夜不嘗有對菊吟平憶客秋之在博州
遙思東籬卒未一觀至次年則恐復不逮守以
坐臥者幾歷浹旬雖所懷尚多未遂而一時興
會亦可曰情深矣戊子則勞三徑就蕪已丑之
歲我躬不閱遑恤花木乎自是以後率不多見
也唯今年家居頗有餘閒自經年旁求攜自友
人者甫可十餘種春來分植前後迨花時爛熳
離頭雖不敢當五柳主人而宅邊泛酒聊復效
顰耳曾幾何時而已兩踰望耶苑者以萎煥者

以近居者以蟄行者以苦而余猶踽踽爲此不
急之行也則曷以故於虜噫嘻此固可爲知者
道也盡圃之北登樹四眺見塋中積雪率已消
盡栗烈凝嚴不寒而栗恐從僕苦僵乃褰衣歸
入檢後赤壁賦以示釣垵少焉復出步東齋兀
坐暗室中頃之爾時閉戶先生蓋已熟漆園之
夢矣恕無相擾也出立水邊步柳下清影在地
坐高迤睥四顧聞然萬籟俱寂佇立移時殆欲
待漏至曙奈諸子從余何返則小立門前周眺

柳陌履石堦望平原一目無垠萬頃積玉語所
爲古今人文經史諸品類良久乃入復以前赤
壁賦示之爲之解說猶作手談也稍寒則命酒
小飲陶然就醉雜涉案上諸書偶披館課而嘆
文不一體名士信不虛得也褰裳濡足盍亦一
嘗試之耶再覩舊集古編一冊則唐宋諸家間
有載者誦白夜宴苑李園序而感秉燭夜遊之
命千載如晤也竹樓記則嘆遷止之無定未知
明年又在何處慨常以懷矣岳陽樓則有廊廡

江湖之興茲亦未至而思旣事而慮正如袁中
郎所云猴子在山下則思量山頭果及在山上
又思量山下飯也以此推之思豈有旣耶待焉
院記則疾惡勸善之意情見乎辭爲人臣者不
可不知也思亭記則又起予百歲之感所不忍
復置一念矣余方危坐深念而侄則執盞嘿然
一觴一咏自有肺腸昔人云安能使人面如我
面乎可作此際諧譚耳及告去出戶視之月方
旁午參已西流半庭殘雪照壁如玉瓊瑤之投

天公諒未可云厚薄也倘亦取不禁而用不竭
之意乎枯卉雖槁猶能立雪槐枌敷影饒具林
下風焉予也攬袂徜徉俯察仰觀悠然以思洒
然以寤惜良夜之無多感嘉會之難再撫今憶
舊悵念曷極爰剪燭擁爐熨凍濡毫而爲之記
時夜將判晨雞猶未吽也終嘉既生魄乙卯歲
於槐軒之東牕

詠談偶筆

黃實自言生平有二事元豐甲子爲淮東提舉
除夜泊汴口蘇子瞻植杖立對岸若有所俟歸
舟中以揚州厨釀二尊雍酥一奩遺之後十五
年爲發運使大暑泊清淮樓見米元章衣犢鼻
自滌硯於淮口索家中一無所有獨得小龍團
二餅亟遣人送入我生平稍慰有此二事也物
之授受豈不貴得人哉語云寶劍贈壯士紅粉
遺佳人使以儉父當之奚異委衣冠於草莽耶

唯愛斯琬琬斯篤篤斯爲之護之也深而謀之
也周古良臣之去國也君使人道之出疆又先
於其所往何眷顧之情永終而未有已耶誠愛
之也誠琬之也吾輩存心愛物舉凡一草一木
皆當作如是觀今歲蒔鞠數畹悉求自友人什
襲而來者入夏遂以蕃茂徂暑幾望天玉傳分
走銀鹿驅蹇驢負簞二以至由其所將則欲微
佳菊也余悅其善爲花計似深知愛者因舉園
中所有嘉種盡分予之且推其意而廣之并及

與類焉雖少奪愛實慙予懷告誡其使藉之純
秉花廼得地必欲不孤所求而後卽安去後向
夕偶坐當軒回憶袁中郎坐客始聞烹水法高
人時有乞花書之句戲爲斯語併念昔寓栢齋
位牡丹時未獲家居阻雨浹旬遣僮探花信薇
垣會音深當余意戲成二絕寄之今其言猶可
記也丙戌秋鞠方華余以避地之郡月下感懷
爲之不眠明歲僑居西村至花時則冒險歸眠
恐腫前跡而致憾也舉之滿掬携以去曾有句

云故園恐負黃花約仁里翻爲素友顰蓋愛我者慮或罹于虎口也則余之癡狂可知已辛卯春暮從宴滄齋折芍藥寘之餅中燈下同友人酌賞時有敘述語始頗動佳麗想至夜則有臨風舞月之夢覺而言曰數年不作繁華夢今夕無端特地來世事悠悠何足問一生懷抱幾時開明春客燕邸走千里之東向王孫求芍藥一本從夙願也至未春看花上苑與豫淵諸子咏雙頭牡丹時則情事大不侔矣生平快事未可

以遂盡于此而情之所鍾覺有獨深者不得徒矯語澹忘也韓夫子云功名中未始無性命一洗塵俗輟心入道天賦氣骨或者不止如是也願與同人聞而勉之丁酉園且望四日乙酉何夕揮汗書薄暮風雨驟至

李笠鴻資治新書序

笠翁名滿天下已二十餘年余生也晚不及見其少年倜儻雄放自恣時態致猶幸讀其書想見其爲人才絕古今而又具超然遠覽確乎不拔之識其於往昔治亂軍國利病禮樂兵農綱紀刑政諸大務以及夫山川道里婦子間巷瑣屑纖悉之事無不幾微洞徹晰入毫髮興來和墨伸紙藻思雲涌快論屑霏立刻萬言一瀉千里如抵掌而談如寫生家往往得其神似蓋其

新書月
知之既深故其言之無不沉著痛快淋漓而滿
志他人結舌期期而不得者笠翁以數語而抉
之傳神阿堵正不在規畫面貌間也癸卯秋余
奉試

使來江南博訪當代逸才及疇昔知名之士未
嘗不首爲笠翁屈一指撤棘事竣延諸名彥于
江干屣爲之倒者數矣北上之日灝發舟笠翁
來自邗江一見歡甚恨相得晚也談頃出一編
相示仁人之言洋洋纒纒濟時偉畧華國鴻詞

悉於是乎見之余爲之躍然稱快起爲笠翁壽
曰翁曩昔著書固甚富業已膾炙文苑無品不
妙但微有俳諧不恭之意有如是之崇論閎議
婆心棒喝而不亟出以濟世豈情也哉因促其
脫藁付諸剞劂願與天下士大夫共之余亦私
心自喜今茲又添一快事矣方今厭薄帖括之
習翻然大變文體爲之一新將必有好古博學
之士出而談經濟之策者笠翁其執是以往可
乎賈王傳治安諸策馬賓王便宜二十事文中

子太平十二策上下千載當不越此而得之矣
笠翁笠翁假使天老其材以當大用將來經世
救世諸偉論一一皆見之設施所爲坐而言起
而見諸行事者將於他日驗之知不徒貴洛下
之紙而增名山之價矣

康熙歲在昭陽單闕陽月旣生魄書於懋鶴樓
中

賀董甥入庠叙

吾莊爲濟北名區左跨海岱右控大河其中清
淑之氣蛇蟠扶輿蔚爲人文蓋未可引拊數魯
高士爲列國時第一流品其尚者已若馬中書
之出處不偶爲前史所艷稱以爲可與築巖釣
渭者畧等雖未敢遽以爲然然亦千載之隆遇
也近世如蘭嵎朱公擢乙未廷試冠字學甲天
下雖隸秣陵而杞梓皮革實自楚徃也吾鄉亦
借其姓氏以傳比閭則有宏山先生倡明濂

洛之學屹然爲齊魯師表一時貴公大人皆造
廬請謁焉父老猶能言其遺事孟少宰清憲公
文野趙公竝出其門世俎豆於鄉校 晴嵐韓
夫子則以清白振家嚴抱道賁志不易其操之
數君者皆不可一世之槩也吾輩總角受書卽
將學爲聖賢業比入類壁釋菜橫經瞻擗所謂
鄉先生夙號賢達者則當毅然生進取想念諸
君皆吾邦之彥也芳躅在前取則不遠矣而一
日之勲名一身之華黈非所計也余自庚寅歲

授教城闕治業荏山之上進諸弟子而課習之
毋以此意相勗也塾之去黈不滿百弓間縱步
時遊其地晤對儀型者久之爾時諸童子之傑
出者則董氏三甥張家五郎居最余尤篤愛之
未幾而余以鄉薦割席去諸子亦咸能自立勉
以卒業不數年皆列膠庠而駿公董甥尤其後
勁者也是子爲吾家宅相每與乃伯蓬瀾乃父
桂瀾公談及輒以遠大相期未肯遽以繩尺量
也今已遊庠序之中習登降之節益當敦敏于

學上而敦國庇民揚名顯親下而澤身大雅動履無愆今茲可以質師友異日可以答君父遠不負慚於先喆近不挂議於同儕斯余與乃伯乃父之望爾者慙矣梓里親友咸以幼齡拾芹爲桂翁賀而徵言於余余惟溢美之詞人或行之而余於是子誼則甥舅義則師友亦惟告之以立其身大其門與所以綿其祉者而不欲以一日之榮一流之長相詡也昔董廣川公發憤下帷潛心大業爲漢醇儒稱首天人三策於今

炳若日星吾子其有意乎近代董玄宰太史公以書繪著述起家黃浦烜然爲昭代闡人詎不籍甚公卿間耶吾子勗哉請爲子箴曰毋矜而色毋盛而氣毋高而趾毋惰而修毋荒于嬉而卑所期遠以紹江都相之芳徽近可方思自公之雅誼雖不敢追踪鄉先生之步趨亦庶不負吾與乃伯乃父之所以望爾者行將旰食以繼其成矣

彊圉作壘塞陽穀且

漫興

平生愛讀龍門史與靈均諸辭
癸巳夏日索居
偶從雨餘得聯云舊恨俱從腐史例
放心已共
楚竟招借以自警時榴花正盛槐蔭濃
翠風吹
樹葉有聲牆外兒女語嘈嘈然午枕未就微雨
數滴恍然如昔年作會意語時也不知玉堂中
人亦能領畧此中閑況否它年晤同人當以是
質之

又

閏余晦八日癸亥識于槐軒

是日微雨終夕薄暮稍霽誦玉臺新詠序惜未
及讀全集忽覺脛中痛岑岑然迺入臥燕灶以
息向晦仍作雨敲枕畔齋食蔬亦有數兩殷相
亂調之饌人莫辨也乃次枕占一短吟云齋食
桑如雨雨如蚕食桑先擊雖累似功績不相當
謂蚕之奏績止足衣被一身一家之計耳雨則
膏潤乎天下豈直作蠕物比哉取以寓意亦欲
效杜陵作縛雞行耳

述舊

辛卯畢臯始晦丁酉之父志別槐軒曰昔沈攸
之云早知窮達有命悔不十年讀書余以爲貧
富亦有命也其不應凍餓死者天亦不得而杭
之也古之人曾有負笈遠遊者余其納履而去
明日遂西就業同人珠璣軒憲共晨夕者幾歷
三旬猶記橘且朔將旦夢及聞事旁午識之越
二日生明向晚偶思聞後事夜深不寐六日辛
亥歸省次夕假騎西旋偕行者弟也窮途無侶

祇歌杖杜耳迄今追憶心猶惻惻是月幾晦迺
聞調試歷下晚坐簷前話久不休殆將別也無
與爲歡唯有行吟相和而已明日遂歸復入槐
軒拂案上塵命猶子婦除移屏北楮使風可入
座越三日戊辰卯刻立秋是日弟西取餘書至
詰晷就檐楹誦日躋篇微雨瀟瀟崇朝而止辰
後從縣中西假貲也泥塗迷路夕少話于時熙
室北牖風涼遂有秋意歸來踏荒陂經秫田徑
達珠並窻迺鄒所坐而南望鬱蔥者也與故人

數語而別晦七日偕裕昆訪秀生齋庭際荒涼
想亦久不窺扁矣薄暮歸來四野秋色中情誰
語誕彌日乙亥昧爽啓行南里會衆復旋經里
間而北至琉璃寺復轉而東抵郭呂店暮渡薛
屯之東河極晚投憩郭家坊夜雨達旦信宿不
行益展一月遂作畫錦計矣壬辰徂暑晦二日
午書

穆然如寒陰松影濤聲天籟翩然如青鳥朱
鷺映帶朝霞自是嵇琴阮嘯之間非凡流所

能揮塵

詩士

具此韻筆始能敘此閒情人贊其胸次無塵

予獨羨其毫端有露

笠鴻

閒情幽致光景可想

爾茂

別致閒情俱在筆墨之外大有晉人風度

錄

樵

秋夕志懷

戊戌相晦四日三昆來都家音亦頗悉矣壯之
六日昧爽微雨衝霧以去不及一言也食後入
署始開庭槐漸灑有戲北風冷然殆知秋矣向
夕人散危坐東窗西陽餘影洒然念及昔兒童
時將及府試剝棗滿室家人方集競述其佳者
以貯而予則兀坐書案涉所誦童子業猶記斜
陽入戶秋風颯然彼時不知有采芹何言釋褐
乎辛卯秋試歷下則有闢前懷歸之語永懷康

荆興言及之以爲羞與蒹鱸秋風者同意癸巳
家居秋澗野田東率不實唯園中數株稍挂紅
紫離離弱枝間印松舊所爲八月荆東詩菰識
其後云不知上林中入亦應聞而采願否與昔
之在郡思系甚者癡懷正復爾爾去歲新圃築
成曾與內弟坐草菴下仰瞻東實纍然檐間青
空白雲時相掩映夕陽斜照朱光明滅雖江淮
之橘柚燕趙之橡栗猶夫是也于焉逍遙以永
今夕自後足跡不復至而露下天高傾筐已堅

矣春之來也以爲比及荷開猶可言竭孰能
憶及食瓜斷壺之時而時命逼人遂竟淹及此
也豈不可謂之有數乎今朝頓覺秋風入庭樹
間昔曾有秋日感懷云每至此際輒增一種淒
况愴然如有故歡遠人贈我以懷思也此在家
居猶復念此况當此日何以爲懷新圃之中郊
原之外梨棗已熟青黃已徧而高臺流黃幽閨
琴瑟猶有相望於銀漢者人非木石誰能遣此
意嗟星移物換情隨事遷新故之感未能遽如

太上華陰穎水伊人何在葭蒼露白千載如晤
耳是日誦騷辭十餘篇自湘君至招隱終焉走
筆識此將以訊諸昆弟或有同作此想者否遙
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又不免深秋
之憶矣

槐軒詩話

無絃琴聞者知其凄凉噫嘻操之者誰卽安得
不凄凉也夫人有感於中發而爲言所謂言之
不足則咏嘆之者凡以道其情而已情憂則言
憂情樂則言樂如鏡之於面妍媸無所諱也僕
自數年來窮愁日甚凡所爲舉動語言之間無
非違心之事雖欲自遣其情不可得已卽有一
二時一二事與會所極強爲拈出然轉盼則失
矣人能知余言之爲凄凉而不知余之所以凄

涼者亦豈知余者哉戊子徂暑朔日記

時薇垣居余鄉講業槐軒適來窺著此語於案上深加讚嘆題曰數語難爲俗人解且以示兒輩莫之知也蓋薇垣此時正與余同困苦故聞言而解且會意之深至於推獎不已也使達人聞之或未必其曲諒至此耳一嘆

書冊府元龜跋

少年涉闕通鑑見馮道長樂老自叙旁校諸籍率皆無之問之博學者亦槩未之見壬寅夏寓仙讀書都城張氏韞館間日遺余一冊則長樂老自序也問所自出則冊府元龜之總錄部內所載也余固已屬意是書癸卯於役金陵晤黃石公前輩問及此書則云卷帙浩繁無有裝成者遲之丙午同年徐敬菴典試南闈託以代覓此書後又辭以它語不果致之甲寅同人蕭韓

坡南游江淮時先大兄分憲南郵託其便舟附
致已而果完宿諾相秋始望迺從家鄉麥舟載
至喜而識之它日俟寓仙至當共對梧桐月下
浮以大白出此書與翁快讀之也時寓虎坊橋
東街北宅

戲簡友人

伯樂一顧崇朝而價增千金不必馬之果軼駑

駘也其顧之者重也良玉刖於荆山大櫟棄於
匠石者豈少哉若是乎知己之難遇也柰何覲
面而失之此不無任其咎者矣雖然萍水偶值
良亦有緣或乍疎而久合或始睽而終姤日月
悠悠莫愁前路無知己也雖處囊中非特其末
見而已又何必致嘆於子丰

吐佳言如鋸木屑逼真坡公小品

笠鴻

麥秋詩

夏日過土城田家遇雨咏云古堞宛山橫高樓

臨野平散懷嘯竹苑滌暑臥桃笙泥阻東山屐
是日欲訪余于姜雨湔北海觥人間三萬日何
諸友于東村弗果處着愁城其二云林色初分夏山莊麥已秋雲
從高嶺度雨爲故人畱雷圻龍驚壁霧迷
丘宅年重訪戴無作鹿門羞此言雖小可以
大久要不忘可也

穎伯賀敘

余家接襄荏山凡邑中名家大姓靡不判識猶
憶甲戌歲授書東原有人來言登孺生而神異
在襁褓中卽能識字余心疑之一日登孺
先大人招余飲且曰令登孺說書以供清聽余
更愕然此時登孺方五歲也卽能講書耶及覩
其顏清姿玉立皎然出塵迥非凡比稍長七歲
時卽能文能詩詩隨口立就文汪汪若干頃波
昔楊億七歲能作危樓驚人句由今觀之果孰

先孰後也再踰年其先大人無祿旦暮吏且來呼其門邑人士重爲門戶憂登孺益勵學出就外傳初擢爲童子冠未幾而登孺入庠矣是時登孺年甫脫齠齔且少失怙使他人處此非流于嬉戲則陷爲輕薄登孺獨崛然自立不墜家聲此其志豈久居人下者耶後數歲綠林盜起劫掠齊魯間登孺挾家人走避地間關奔徙不常然往往小憊卽讀書雖衣食不敷晏如也其友過之曰公艱苦至此如謀生何登孺但謝

曰非所及其友嘆服遂亦不復言自是學益富名益廣負笈從之者且日至忽一旦躍起曰讀書欲以何爲如斯而已乎遽割席去就詣靜也潛心下帷謝絕世故始從事應制業辛卯秋遂與靜也聯翩飛去方試三場竣士人爭歸登孺少年子金又盡貂又敝獨不歸其因物賦志時時見諸瑣詠一時人或笑之及榜發果如所期東省預鹿鳴者僅六人登孺居一焉人又爭榮之噫嘻天耶人耶是豈無所然而然者耶至於

來春之役名列玉筍之班待詔金馬之門直反
手聞耳又何煩再陳耶然與登孺同年同業者
猶有人也而使余獨溪令子之羨於荏山其又
溪余之惓惓也夫歲在重光單闕葭月博陵野
叟傳學元叙

記坂

穎伯子 父執也余與慶占同戊辰生猶記
壬午歲初至博鄉穎翁以慶占出初相識而
後數年流離冀尾寄居西里者甚久故知余

獨詳辛卯歲與慶占共磨礪期以相與有成
迨秋試而余先著鞭慶占抱瑾瑜歸還顧同
黨翻增寥落穎翁蓋溪有意於茲乎余因之
亦有所愧矣偶爾倖得敢曰速成春闈被放
尤覺蕭索回思穎翁之言已強半相負矣噫
嘻使

先君而在不知當如何訓誨如何欣戚而徒令
素心之友人獎譽而亟道之也是余與慶占
同其年不同其樂者矣穎翁既夙善於

家君其所言必甚愛我而不忍以誑我也使余
遵斯訓而克踐焉

先人亦將底像於在天矣他日繼述而光大之
以勉承顧復之愛則坡公所云卽如常在郎

伯前者儻其然乎班衣之舞雖僅娛於

北堂庭槐之訓會須收於東隅它年兩鄉相望
喬木蒼蒼中有綬輪華蓋而來者則余與慶

占携手同歸時也斯 頴翁期望之意與

先君在天之心庶其惻乎小子愚哉敢拜嘉命

之賦

壬辰菊月五日甲戌晴朝識

王子詩文題詞

之貴牡丹爲最盛開時人爭歎賞而有識之士恒不於蓓蕾而能辨之於根莖况夫人稟中和之氣發爲文章人人能識獨察之於其根抵或未易辨也吾邑王子總丱初試已裒然爲在士冠軍名馳四方無不識有神童王子云壬午余設館城中聚一時之英異韶秀者資麗澤縉滿戶外而王子與焉一見若有夙緣雅度謙光望而知爲大成之器遂與張子靜也輩交相

驢余執禮靜也談易王子擅詩學英英濟濟玉
荀一班時王子猶綽約孺童也因字之登孺取
義登高自卑潛養深沉固不欲其遽出人上也
然而才高倨傲者見之奪氣舉趾輕颺者對之
歛容夙擅富有裘馬翩翩者鄙吝之心不覺何
自而消異哉黃叔度以來不圖復見於今日也
昔人稱叔度年甫十四氣度溫厚圭角渾然使
得聖賢爲之導當進而與顏子同科惜生漢
之末外內交訌所以言論風旨不盡槩見以

登孺實大類是登孺世業儒少孤貧改幸
之際獨抱忠憤避地東郡并日而食手一卷不
釋承顏菽水絕不以寒迫失

太夫人歡少暇則矢口成詠好爲古文辭以寄
有離騷之感慨而無其怨誹靜也嘗勸爲應
酬藝夷然不屑屈久之卯秋偶試輒錄第一遂
與靜也並舉於鄉識與不識驚而嘆曰有此奇
躬必有此奇遇而及門諸友獨籍籍歸之文章
有權也方余宰潛邑雖夢寐神交而音問不通

者六年及斥歸葉之新墅聞辛卯雋者在有三
人私心默卜十不失一焉及門諸友傳其闡牘
至秀遠若春山凝黛而詩藝尤佳吐氣如蘭含
情如玉恍然有以得其為人及見其平居所爲
詩歌古文詞靡不自寫性靈獨闢堂奧却筆筆
適古人近爲之動色不已亟樂得而序之以勉
吾門之年少者余方抱恙學出世法口不談文
登端時來就余一言一動婉而多風詳而有體
以人傳非立文也其孝友節槩歷歷有古人

人
歷余早已辨之於根底矣今新作具在有目者
類能識之余故不叙其爲文而叙其大約之爲

歲在壬辰七月旣望在陽韓國璽晴嵐道人
題于東郡河干

憶昔壬午從

韓夫子遊也時余未有知耳

夫子一見和顏色而教之得甚驩也後聞於師
昆季云先

夫子在鄉日嘗書余名置之冊葉中每以不見
余爲惜其欲憐而教之也久矣

夫子愛我哉登堂後屈數日命余今字卽所謂
取義自卑不欲遽出人上者

夫子教我哉彼時靜也學已及成

夫子之愛余畧與渠同未嘗不望其脫穎而出
閑閑焉如嬰兒之方長也今豈不一解願乎
建後

夫子製錦漢濱關河遙越鱗羽難憑小子日夜

南眺恐以不及再拜爲恨幸而羽書稍定

夫子杖策歸來不滿薏苡之車小子登堂一拜
足幸矣更得此慰誨語云云小子雖不敢當
敢不佩以自勵耶

夫子教我哉

癸巳室相晦日癸丑晴稷自識

書跋

是艸也匪問世也問心焉耳昔人有言久要不
忘者平居誦讀亦甚願之慕之而初終不渝能
乎否歟自惟有知來榮悴險易蓋非一境其有
因時觸緒率爾拈記者幽獨自訊不敢以告人
也卽今年已及立而未之有逮撫中滋疚能無
汗背

韓夫子之誨

功名中未始無性命一田祁生之

語

初與郡試時暇竹坊間
偶語移時有當余懷

獨寤言弗敢諉也邇

來啟處迥非疇昔飛鳴潛躍一嘗試之過此以
徃未之或知矣署邸寒索銷寂之餘偶無瑣事
間拾舊草數幅合之近懷損衣俸之資爰付梨
棗置之案上聊當座右之銘藏之敝簾留作示
兒之編時出一二以遺我故人亦庶使知吾者
知之耳外此者則吾豈敢

戊戌小春朔生明丙寅宵識于梅竹邸舍

跋

余生平雅有偏好詩愛清平三調詞愛長亭更
短亭記愛蘭亭竹樓序愛盤谷歌行愛琵琶他
所愛皆不及也卽間有愛者亦不甚留意一日
過荏山登孺山槐軒雜著一冊示余余展讀
再四見其清新俊逸紆折沉鬱含情無限如南
華謂玄水之上有隱斧之丘列禦寇謂渤海之
東有無底谷之壑不覺擊節大叫曰奇哉天地
間余所愛者又有此乎因輾然曰詩也詞也記

也序也歌行也得是冊而廣之矣青蓮也逸少也元之也退之也樂天也得登孺而伍之矣書于後博陵東野逸叟識

韓夫子遺札

讀書拈文藝已了夙願從此漸入竊恐走錯路頭染著繁華日深功名中未始無性命天賦氣骨或者不止如是也幸自愛一洗塵俗鞭心入道別尋向上工夫往往寓意者請姑舍是聰明人怕不轉念千秋大業予心期之矣他日見靜也亦當以是勗之何如



